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5

归来记

[英] 亚瑟·柯南道尔 著

华夏出版社

# 目 录

## 归来记

- 空屋 /3
- 诺伍德的建筑商 /26
- 跳舞的小人 /55
- 孤单的骑车人 /81
- 修道院公学 /104
- 黑彼得 /139
- 米尔沃顿 /163
- 六尊拿破仑半身像 /182
- 三名大学生 /206
- 金边夹鼻眼镜 /228
- 失踪的中后卫 /256
- 格兰其庄园 /282
- 第二块血迹 /307



# 归来记



徐玲译



## 修道院公学

在贝克大街这座小小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过不少人物的戏剧性的出场和退场，可是我回想不出能比曾经荣获硕士、博士等学位的梭尼克罗夫特·哈克斯特伯的首次出场更加突然，更为惊人的了。他的那张似乎容不下他的全部学术头衔的名片先送进来，接着他自己就进来了——高大，傲慢，威严，简直就是沉着和稳重的化身。但是当他关上门后，他竟然靠着桌子摇晃起来，然后就滑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地倒在了我们炉前的熊皮地毯上。

我们一跃而起，惊愕地盯着这个沉落海底的巨大船只——它正讲述着来自于生命海洋中的某个突然而又致命的风暴。接着福尔摩斯急忙拿起一个坐垫放在他的头下，而我则赶紧把白兰地送到他的嘴边。他阴沉而又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紧闭着的双眼下面是发黑的眼袋，嘴角忧伤地下垂，凹凸不平的双颊上胡须还没有修理。衣领和衬衣带着长途旅行的灰尘，头发乱蓬蓬地竖在轮廓俊好的头上。毫无疑问，躺在我们面前的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这是怎么一回事，华生？”福尔摩斯问道。

“极度衰竭——可能是因为饥饿和疲劳。”我一面说一面把手指放在他细微的脉搏上——他的生命之泉细细地流淌着。



“这是麦克顿的往返票，它在英格兰北部。”福尔摩斯从来人的表袋里拿出一张火车票说道，“现在还不到十二点，他一定动身得很早。”

梭尼克罗夫特那起皱的眼睑开始颤动，一双灰色的眼睛茫然地仰视着我们。很快，他爬了起来，羞愧得脸色通红。

“请原谅我的衰弱，福尔摩斯先生——我有些过度劳累。您能给我一杯牛奶和一块饼干吗？我想那样的话我会好一些，谢谢您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亲自到这儿来是为了让您跟我一块儿回去——我担心没有任何电报能够让您相信这个案件的紧迫性。”

“当您完全恢复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我无法想像我怎么会这样虚弱。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能和我一起乘下一班火车到麦克顿去。”

我的朋友摇了摇头。

“我的同事华生医生会告诉您我们现在有多忙。费尔斯文件的案子让

我脱不开身，而且阿巴加文尼谋杀案也即将开庭审判。现在只有极为重大的案件才能让我离开伦敦。”

“这个案子重大！”我们的客人摊开双手大声说道：“难道你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侯尔德尼斯公爵的独生子被拐的消息吗？”

“什么？就是那位前任内阁首相吗？”

“不错。我们已经尽力不让报社知晓，但是昨晚的《环球》上还是有了传闻。我想这事可能已经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福尔摩斯伸出他那又长又瘦的手，从他的参考百科全书中挑出“H”卷。

“‘侯尔德尼斯，第六世公爵、嘉德勋爵、枢密院顾问’——占了字母表的一半了！‘伯维利男爵、卡斯顿伯爵’——我的天，多少头衔！‘自1900年起任哈莱姆郡的治安长官。1888年与查尔斯·阿波多爵士的女儿爱迪丝结婚。萨尔特尔勋爵的继承人和独生子。拥有约二十五万英亩土地。在兰开夏和威尔士有矿产。地址：卡尔顿住宅区；哈莱姆郡，侯尔德尼斯府邸；威尔士，班戈尔，卡斯顿城堡。1872年海军大臣；首席国务秘书——’啊，他简直是国王最伟大的臣民之一啦！”

“不但是最伟大的，也可能是最富有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您对业内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是为兴趣而工作。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公爵大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会给告诉他儿子去向的人五千英镑的酬金，如果还能说出劫持他儿子的人的姓名，就可以另外再加一千镑。”

“这个出价可真是很慷慨，”福尔摩斯说道，“华生，我看我们就同哈克斯特伯博士到英格兰北部走一趟吧！哈克斯特伯博士，现在请您先喝完牛奶，然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是怎样发生的。最后，您这位修道院公学博士与这个案件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出事后的第三天——您的下巴没有修剪的胡须说明是过了三天——您才来到这里，要求我们献出微薄之力。”

我们的来客用过了牛奶和饼干，眼睛重放光芒，脸颊也渐渐红润起

来，这时他开始有力而清晰地解释事情的经过。

“先生们，我必须先要告诉你们，修道院公学是一所预备学校，我是它的创建人也是校长——《哈克斯特伯对贺拉斯之管见》这本书或许会使你们想起我的名字——修道院公学是大家公认的英格兰最优秀的预备学校。布莱克沃特地方的莱瓦斯托克伯爵以及卡斯卡特·索姆兹爵士等人，都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但是我感到我的学校达到鼎盛时期，是在三个星期以前，当时，侯尔德尼斯公爵派他的秘书詹姆斯·王尔德先生来告诉我，要把他十岁的独生子也就是继承人萨尔特勋爵交我管教。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会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性的厄运的前奏。

“5月1号这个男孩来到了学校，那时正是夏季学期的开始。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少年，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的生活。我可以告诉您——我觉得我说话一向是谨慎的，但是这件事已经发生，我也就没有必要隐瞒一些情况了——他在家并不十分快乐。公爵的婚姻生活并不平静，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后来双方同意分居，公爵夫人定居在法国南部。这件事只是刚刚发生不久，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孩子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离开侯尔德尼斯府邸以后，他就闷闷不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公爵才想着把他送到我的学校来。他到校两个星期以后就和我们很熟悉了，而且看上去十分快乐。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5月13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一的晚上。他的房间在二楼，要穿过另外一间较大的房间才能上去，这个房间里睡着两个男孩。当时这两个孩子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所以可以肯定小萨尔特没有从这儿走出去。他的窗户是开着的，窗上有一棵结实的常春藤通向地面。我们在地面上找不到任何脚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惟可能的出口。

“我们是在星期二上午七点发现他不在的——他的床是睡过的；临走前，他穿着自己常穿的黑色伊顿夹克和深灰色裤子校服，非常齐备；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人进过屋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喊叫和厮打的

声音一定会被听到，因为住在里屋的那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康特睡觉很轻，很容易就会被惊醒。

“发现萨尔特尔勋爵失踪以后，我立即召集全校点名——包括所有的男孩、教师以及仆人。这时我们才确定了萨尔特尔不是一个人逃走的，因为德语教师黑德格尔也不见了——他的房间在二层，楼房的最末端，和萨尔特尔勋爵的房间朝着同一个方向。他的床铺也是睡过的，但是显然没有完全穿好衣服他就走了，因为他的衬衣和袜子都在地板上。毫无疑问他是顺着常春藤下去的，因为在他着地的草坪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足迹。他的自行车通常放在草坪旁的小棚子里，当时也不见了。

“黑德格尔和我一起工作已有两年了，他来的时候带着最好的推荐信，可是他是一个忧郁沉默的人，不论是在老师还是在学生中都不太受欢迎。逃亡者的踪影一点也查不到，在这个星期四的上午我们还是和星期二一样一无所知。当然出事后我们立刻到侯尔德尼斯府询问过——府邸离学校只有几英里，我们原以为他也许由于突然想家心切回到他父亲那儿了，但是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公爵非常地激动，至于我自己，您二位已经亲眼看到，焦虑和责任感使得我神经紧张、筋疲力尽。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要付出您的全部力量，我恳求您现在就这样做，因为在您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件案子更值得这样做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位不幸的校长的叙述，他紧锁的双眉和其间深深的皱纹表明他不需要任何劝说让他来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报酬丰厚，而且还如此直接地召唤着他对于复杂和不寻常事件的热爱。他拿出笔记本做了一两点记录。

“您没有早些来找我，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他严厉地说道。“您给我的调查造成了很大的不利——例如，很难想像一个专业调查人员在常春藤和草坪上竟然会找不到任何线索。”

“这不应该怪我，福尔摩斯先生——公爵大人极力地想要避开所有的流言蜚语，他担心把他的家庭不幸公之于世人——他非常害怕类似的事

情发生。”

“但是官方不是已经做了一些调查了吗？”

“是的，先生，结果使人大失所望——刚开始一个明显的线索很快就得到了，因为有人报告说看到一个男孩和一个年轻人乘早班列车离开临近的一家车站。昨天晚上我们才得知这两个人被跟踪到了利物浦，结果查明他们和这个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在沮丧和失望之中，我一夜未眠，乘早班火车径直来到了您这里。”

“我想在追踪这个虚假的线索的时候，当地的调查便放松了吧？”

“完全停止了。”

“所以有三天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这个案件处理得真是糟透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而且也承认这一点。”

“可是这个问题应该能够得到最终解决——我很乐意调查这个案件。您是否已经找到失踪的男孩和这位德语教师的关系了？”

“一点也没有。”

“这个孩子是在他的班上  
吗？”

“不是，据我所知，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这确实是很异常。这孩子有自行车吗？”

“没有。”

“还有别的自行车丢失吗？”

“没有。”



“你能肯定吗？”

“非常肯定。”

“那么，你的意思不会是想向我暗示是这位德国人在深夜骑着自行车，挟着孩子跑掉了？”

“当然不是。”

“那么你心里是怎样想的呢？”

“这辆自行车可能是个幌子——它可能被藏在某个地方，然后这两个人徒步离开。”

“很有可能，不过这似乎是个很可笑的幌子，不是吗？棚子里还有别的自行车吗？”

“还有几辆。”

“要是他想让人认为他们是骑车走的，难道他不会藏起两辆吗？”

“我看他会的。”

“当然他会——幌子的说法行不通。但是这个问题是调查的极好的开端——毕竟，一辆自行车是不容易隐藏或是毁掉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失踪的前一天有人来看过他吗？”

“没有。”

“他收到过什么信没有？”

“有一封。”

“谁寄来的？”

“他的父亲。”

“您平常拆这男孩的信看吗？”

“不。”

“您怎么知道是他的父亲寄来的呢？”

“信封上有他家族的徽章，而且笔迹是公爵特有的刚劲的笔迹。此外，公爵也记得他写过。”

“在这封信以前他什么时候还收到过信？”

“收到这封信的前几天。”

“他收到过从法国来的信吗？”

“从来没有。”

“你当然明白我提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要么这个孩子是被强行劫走的，要么是自己想走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您知道这需要有外界的力量来促使这样小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人来看他，这个诱因一定来自信件中；所以我想要弄清楚谁和他通信。”

“恐怕我帮不了您多大忙。他惟一的一个通信人，据我所知，就是他的父亲。”

“他们父子关系很亲近吗？”

“公爵无论对谁都不亲近——他的心思全在重大的公众问题上，对于一般的情感，他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亲切地对待这个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是同情他母亲的吧？”

“是的。”

“他这样说过吗？”

“没有。”

“那么，公爵说过？”

“没有！”

“那么您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和公爵大人的秘书詹姆斯·王尔德先生有过几次私下谈话，是他告诉我关于这个孩子的感情的事。”

“我明白了。顺便问一下，公爵最后送来的那封信，孩子走后在他的屋中找到没有？”

“没有，他把信带走了。我想，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该去尤斯顿了。”

“我要叫一辆四轮马车，一刻钟以后我们就动身。哈克斯特伯先生，如果您要往回发电报，最好是让您周围的人们以为调查仍然在利物浦继

续进行，或是那个假线索可能把你们带到的任何其他地方。同时我要在您的门前悄悄地做点工作——也许痕迹尚未完全消失，像华生和我这样的两只老猎狗可能还会嗅出一点气味来。”

当天晚上我们就沐浴在了皮克镇寒冷而令人精神抖擞的空气中，哈克斯特伯先生著名的学校就坐落在这里。我们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名片，管家向主人低声地说了些什么。博士转过身来，显得十分激动。

“公爵在这里，”他说道，“公爵和王尔德先生在书房。来吧，先生们，我来给你们介绍。”

当然，这位著名政治家的照片我很熟悉了，可是他本人和他的照片大不相同——他身材高大，神态庄严，衣着考究，脸紧绷而且瘦削，鼻子弯曲得古怪而且很长；他的面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在又长又稀、飘到白色马甲上的胡须衬托下显得更为可怕；表链从须边透出，闪闪发光——这就是公爵庄严的形象，他站在哈克斯特伯壁炉前地毯的正中央，冷冷地看着我们。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人，我想他就是王尔德——那位私人秘书。他个子很小，紧张而又警觉，有着一双聪颖的淡蓝色的眼睛，神情多变。正是他用尖刻而又肯定的语调立刻打开了话题。

“我今天上午来过，哈克斯特伯博士，但是已经太晚了，未能阻止您去伦敦。当我们得知您是请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来承办这个案子，公爵大人很惊讶，哈克斯特伯博士，您竟然没有和他商量就采取了这一步骤。”

“当我得知警局没有能够——”

“公爵大人根本不相信警方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

“可是确实是这样，王尔德先生——”

“您十分清楚，哈克斯特伯博士，公爵大人特别希望能够避免一切公众舆论——他希望知道他的私事的人越少越好。”

“这件事情很容易弥补，”受到恫吓的博士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

生可以乘早班的火车回伦敦。”

“这绝对不行，博士，绝对不行。”福尔摩斯用最温和的口吻说道。“北部地区的空气使人精神振奋，并且感到愉悦，所以我打算在你们的草原上待几天，好好用我的头脑想想问题。至于我是住在您家还是住在村里的旅店，这当然由您决定。”

我看出不幸的博士十分犹豫，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被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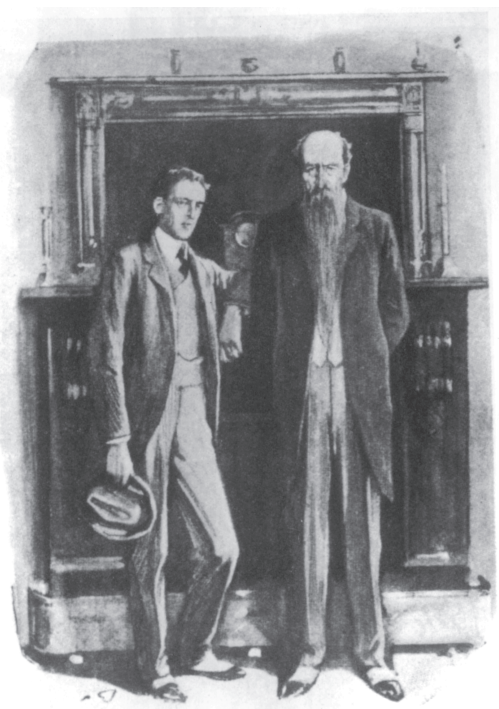
胡须公爵低沉而响亮、像晚餐敲锣声一样的声音解救了。

“我同意王尔德先生的意见，哈克斯特伯博士，您要是先和我商量一下就会很明智了。但是既然福尔摩斯先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如果我们不请他帮助调查，那就太荒谬了。福尔摩斯先生，您完全不必去旅店，如果您和我一同到侯尔德尼斯府邸去住，我会非常高兴的。”

“谢谢公爵大人。为了便于调查，我想我留在这个神秘事件的现场会更明智一些。”

“随您便，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需要王尔德先生或者我提供任何信息，尽管提出。”

“我可能有必要去府上拜访您，”福尔摩斯说，“现在我只想问您一



下，先生，对于您儿子的神秘失踪，您心里是否想出了什么解释？”

“没有，先生，我没想出来。”

“如果我提及让您痛苦的事，那么请原谅，但是我别无选择——您认为公爵夫人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这位伟大的首相表现出了明显的迟疑。“我不这样认为。”最后他终于说道。

“绑架孩子的另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是为了索取赎金，那么有没有人向您提出这种要求呢？”

“没有，先生。”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公爵大人——我听说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您给您的孩子写过信。”

“不，我是在前一天写的。”

“但是他是在那一天收到的，是吗？”

“是的。”

“在您的信中是否有什么话使他心情紊乱或者促使他这样做呢？”

“没有，先生，当然没有。”

“您亲自寄的信吗？”

公爵的回答被急忙插话的秘书打断了。“公爵大人从来没有自己寄信的习惯，”他说，“这一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放在书桌上，是我亲自放到邮袋里的。”

“您确信这一封信就在其中？”

“是的，我看到了。”

“那一天公爵大人写了多少封信？”

“二十或三十封——我的书信往来很多——可是这肯定与本案有些不相干吧？”

“不完全是这样。”福尔摩斯说。

“就我这方面而言，”公爵继续说，“我已经建议警方把注意力转到法

国南部——我已经说过我不相信公爵夫人会鼓励孩子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但是这孩子极为执迷不悟，在这个德国人的帮助和唆使下，他有可能会逃到公爵夫人那里去。我想，哈克斯特伯博士，我们该回侯尔德尼斯府去了。”

我看出福尔摩斯还想提出一些别的问题，可是这位贵族唐突的举止表明访问到此结束了。显然，对于他这样浓厚的贵族天性而言，和一个陌生人谈论他的家庭私事实在是难以容忍的，而且他担心每一个新问题的提出都会使一道更强烈的光线照亮他那谨慎掩饰的家族史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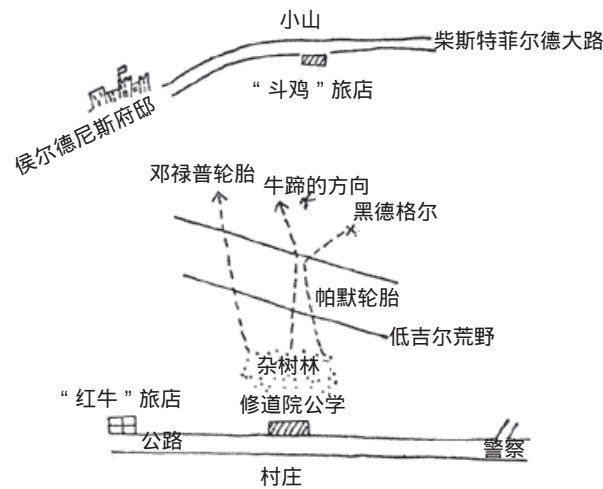
这位贵族和他的秘书走了之后，我的朋友以他惯有的热情立即投入了调查。

孩子的房间经过了仔细地检查，可是除了完全确认只有通过窗户他才能逃走这一点，没有任何新发现。德语教师的房间和财物无法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他窗前的常春藤尾部由于经受不住他的体重而折断了。借助灯笼的亮光，我们看到他下来时留在草坪上的脚跟印——这个留在油绿的小草上的凹痕是这次无法解释的夜间逃跑的惟一重要见证。

歇洛克·福尔摩斯独自离开了住处，十一点之后才回来。他弄到一张邻近地区的军用地图，拿到我的屋子里，放到床上铺开，把灯稳稳地放在地图正中后，他开始抽起烟来，偶尔用冒着黄烟的烟斗指点着重要的地方。

“这个案子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华生，”他说，“地图上必定有某些重要的地方与这个案子有关。在这个案件刚开始办理时，我想让你意识到那些可能与我们的侦查紧密相关的地理特征。”

“我们来看一看地图。这个黑色方块是修道院公学，我插上一根针在上面。这条线是主干道——你看它是从东向西经过学校的，同样你还可以看到在主干道两边一英里内没有侧路——如果这两个人是沿着公路走掉的话，那么就只有这一条路。”



“完全正确。”

“我们很幸运，可以在一定程度查出当晚都有些什么人经过这条路——在我放烟斗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乡村警察从十二点到六点站岗。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东边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警察说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岗位，并且肯定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不可能经过那条路而不被发现。今天晚上我和这个警察谈过话，依我看他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那么这一头就没有事情了，现在我们必须来看另一边。这儿有一个旅店，店名是‘红牛’，女店主病了，她派人去麦克尔顿请大夫，但是大夫出诊去看另外一个病人了，所以第二天上午才到。旅店的人整夜都在等待大夫的到来，一直有人望着大路。他们断言没有人走过。如果他们的证据可靠，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西边也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说逃跑的人根本就没有走公路。”

“但是自行车呢？”我提出异议。

“是的，我们很快就要谈到自行车了——继续我们的推论：如果这两

个人没有走公路，那么一定是穿过乡村向学校的北面或南面去了——这是无疑的——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这两种情况：在学校的南面，正如你所看到的，是一大片耕地，分成小片，中间有石头墙隔开。这里，我承认是无法骑自行车的——我们可以不考虑南面了；我们转到北面——这儿有一片小树林，标为‘杂树林’，再远一点有一大片起伏的荒野，叫做低吉尔荒野，绵延约十英里，逐渐向上倾斜。在这片荒野的一边，就是侯尔德尼斯府邸，与公路相距十英里，而与荒野相距只有六英里。那儿是一块荒废的平地，有几个农民占有的一些地方，在那里养羊和牛。除此之外，睢鸠和麻鹑是这里的惟一居住者，直到你走到彻斯特菲尔德高地才有一些人烟。你看，那里有个教堂，几间农舍和一家旅店。再往远处去，山变陡了。所以我们的搜寻应该从这里往北边进行。”

“但是自行车呢？”我坚持问道。

“好了好了！”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道，“一个自行车高手根本不需要在高速公路上骑车——荒野上有许多小路交错，而且那时月亮上升到了最高点。噢，什么声音？”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随即哈克斯特伯博士就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顶蓝色板球帽，帽顶上有白色的V形臂章。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他喊道，“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宝贝孩子的踪迹！——这是他的帽子。”

“在哪儿找到的？”

“在吉卜赛人的大篷车里——这些吉卜赛人在这片荒野上露营，星期二走了——今天警察追到他们，并且检查了他们的大篷车，找到了这顶帽子。”

“他们对这一点如何解释呢？”

“他们吞吞吐吐，而且还撒谎——说是星期二早晨在荒野上拾到的——他们知道他在哪里，这帮无赖！谢谢上帝，他们都被严严实实地关起来了——法律的震慑，或是公爵的金钱，一定会让他们说出他们知道的真